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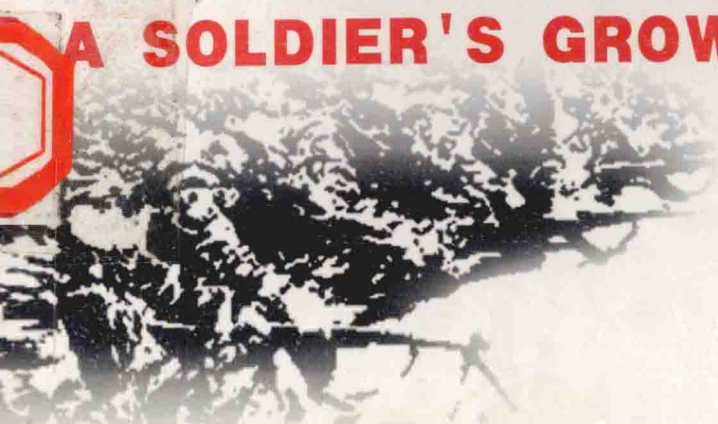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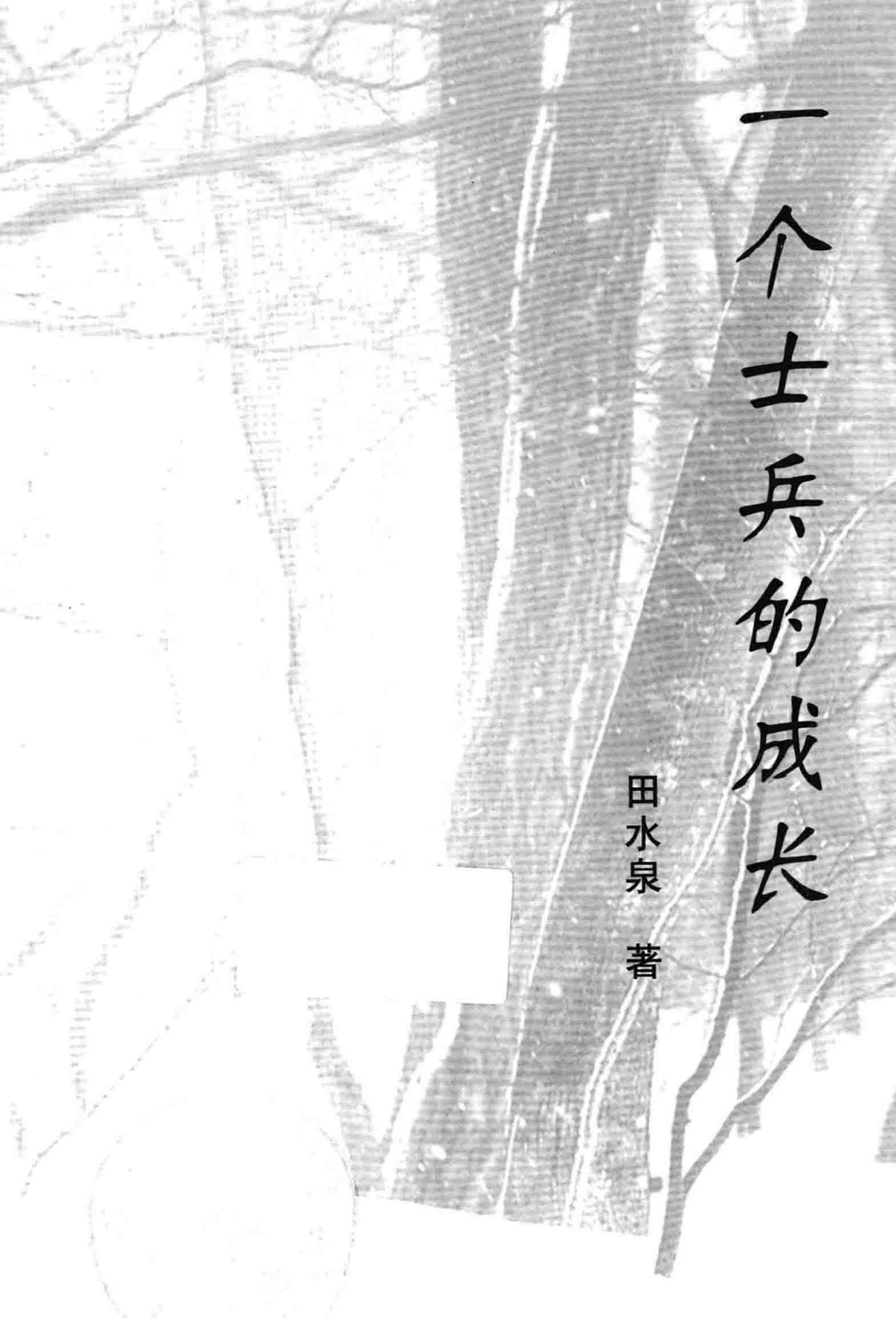
田水泉 著

一个士兵的成长

A SOLDIER'S GROWING UP

海潮出版社





一个士兵的成长

田水泉 著

一个士兵的成长

田水泉 著

☆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话：(010) 66969738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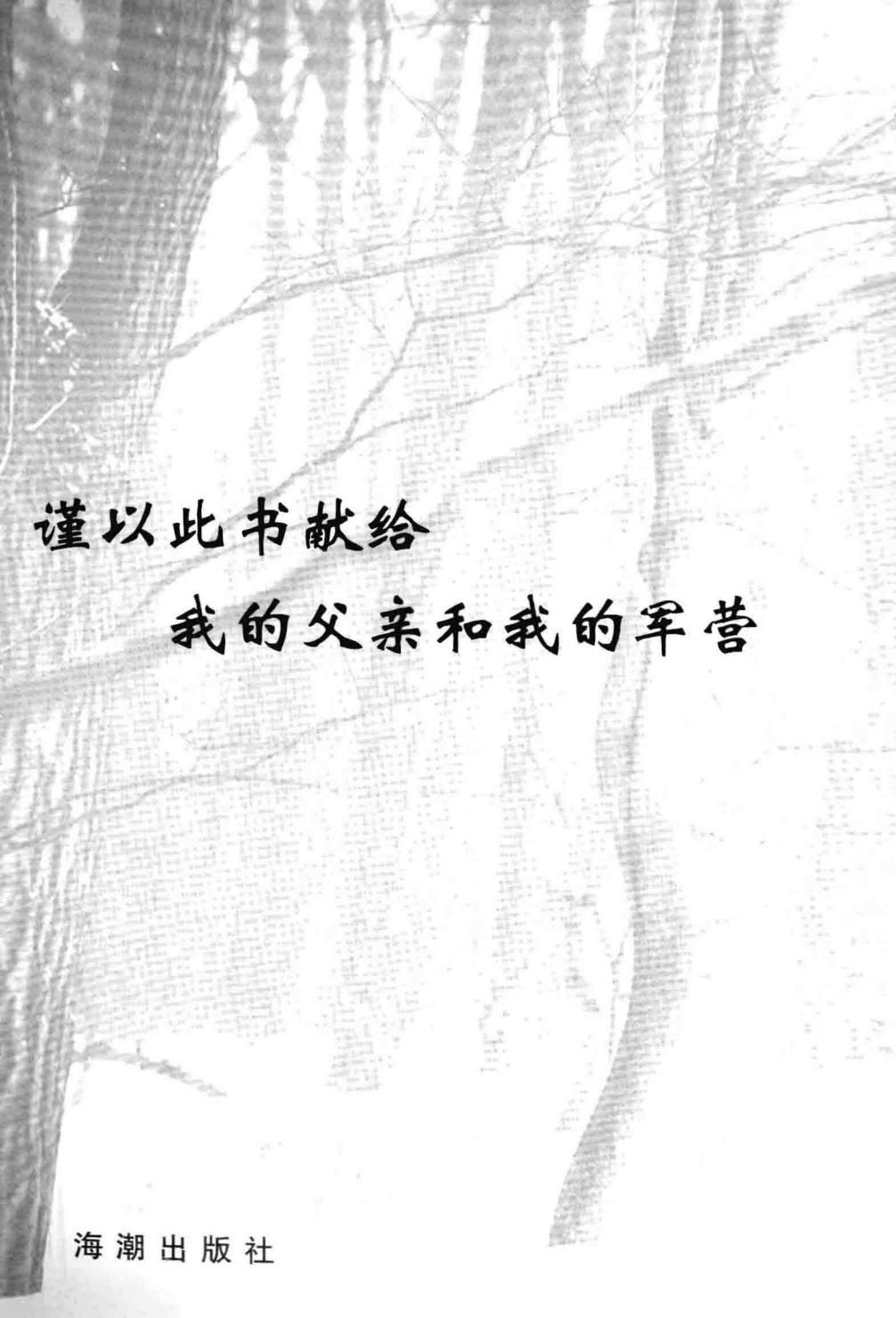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6) 印张：10 字数：22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统一书号：1080151·9

定 价：20.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父亲和我的军营

海潮出版社

自序

感谢军营那片阳光

把自己曾经发表的一些零碎的文字结集出版，在我是很费了一番踌躇的。在并不太久远的过去，我还是极看不上这种做法的。我曾相当固执地认为，要出书就去写长篇大部头，弄些零七碎八的东西拼凑成书，总有些没有太大出息的嫌疑。

而今，曾经心高气傲的我也要做这等没出息的事情了。

这种念头也不是刚刚才有的。在 1999 年末，当我的转业申请被组织上批准时我就有了这

个想法的萌芽。当时我想，脱下军装退出现役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对一个人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应该很隆重地纪念一下它。到底如何来纪念，当时并没有想得太具体。

后来的一段日子过得出奇地快，我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好好想想纪念的方式方法，就离开战斗生活了 10 余年的军营，来到了人民法院报社办公室，开始了又一段完全陌生的人生旅程。在报社的日子里，我勤勤恳恳地做着繁杂的日常事务，从没有过丝毫的懈怠。因为我知道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兵营，但在大家的眼里，我还是一个军人，军人就要做革命的一块砖，就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所以我暂且搁置了所钟爱的一切，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新的革命工作中。但是，不可否认，在从军队到地方的角色转变过程中，看似平静的我内心的冲突其实无时不在：我忘不了我的军营，但我也明白我必须从军营里走出了。因为，我前方的道路还很遥远还很漫长，还有着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很多的变数，需要我鼓起勇气，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和士兵特有的昂扬斗志张开双臂去迎接它们的到来。在我内心里有了这个坚定的想法的时候，那个曾经一闪即逝的萌芽又开始在我心底疯长起来，我知道，我不能再不负责任地拖延时日了，我该给我的军营一个很明确的说法了，不为别的，只为了我暂时要对它的忘却，为了我即将开始的新生活。

为了忘却，我先回忆。

于是，我翻开了我的军营日记，翻开了那段火热的难以忘怀的日子。

于是，我又沐浴到了那片阳光——

那是 10 多年前的阳光。在京城西南郊长辛店的一座军营里，就是这缕阳光越过了坦克八连二排的那扇窗子，照在了二排长郝建芳的上铺。那铺上，坐着刚刚结束 100 天新兵训练的我。我坐在铺上，在膝盖上摊开了稿纸，借着这片越窗而进的正午阳光，在全排战友的酣畅的午梦中，开始了我在军旅文学路上的跋涉。说真的，提笔之前，我对自己要写些什么茫然无知，只是在提起笔来的刹那间，我忽然想起了我的父亲：冬日的夜晚，父亲领着我，踽踽在灰暗的县城街头的路灯下。我知道他想跟我说些什么，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父子之间固有的情感使我们已有了心有灵犀的默契。父亲领着我走进一家清真饭馆，要了一大盘子牛肉推到我的面前，说，吃吧。就是这盘子牛肉，在我的心底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多年以后，每当我忆起父亲送我当兵的情景，总会很清晰地记起它。那盘子牛肉给了我强烈的创作冲动。在军营清朗的阳光照射下，我趴在郝排长的上铺，只用了两个中午的时间，就写成了我参军入伍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完成了我对父亲的一次读解。在我写作的那两个正午，阳光透过毫无遮拦的窗子亲吻着我的肌肤，那种舒适熨贴的感觉至今仍恍如昨天。

后来，围绕着那篇名叫《当过兵的爸》的小说又发生了一些令我动容的故事，我都记在了一篇名叫《列兵的祝福》的文章里。如今，我把它们一并收在了这本集子里。

这些都是过去许久的事情了，虽然它们曾经给我的生活带来光明、力量和欢乐，但我现在还是要准备把他们忘掉。因为，我还没有到靠回忆打发时光的时候，我还要去迎接那

么多的崭新的明天。

于是，我决定将往日那些零散的文字集中起来，尘封进记忆的抽屉，也算是对 10 年军旅生活的一个很正式的纪念吧。

2002 年 1 月 20 日于法院报社

序言

成长，在路上

这两天，心里一直慌得紧，主要原因一不是因为岁月的匆匆流逝，转眼又一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二也不是因为思乡的情绪伴着年关的临近越来越浓。个中原因大抵还是因为案头水泉的这本《一个士兵的成长》的集子吧。

连日来，自从翻开水泉的这本集子，心情就一直平静不下来。一页页地翻着、一篇篇地读着这些熟悉的文字的时候，诸多关于水泉往昔的记忆碎片顿然在我的眼前翻开一幕幕旧日生活的图景。于是，我的思绪也伴着这些碎片和图景一同

走进我们共同成长的岁月……

与水泉的相识大约应该上溯到 12 年前。

12 年前，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的中学生。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他已经是远近知名的中学生作家了，时不时的就能从《语文报》、《中学生文学》以及我们当地的文学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只可惜当时我们并不在一个中学里读书，他在县城北关中学，我在县城西关中学，故此，虽久慕其名，但也一直未能得见。

认识他是在我们县文联举办的一次笔会上。当时的他还保持着一个乡间少年的质朴和纯真，又有一点憨憨的样子。当县文联的老师互相介绍时，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以至有点仰慕地说：你就是田水泉？你真的就是田水泉？……于是，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当时，由于我家住学校的缘由，我有幸占据了一个自由小屋。又出于共同对文学的热爱，后来我们搬在一起共住。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畅想着未来，由于不知未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行程，我们像众多乡下少年一样毫无规划的疯长着。每天上过晚自习，我们一同铺开从报社求得的珍贵的稿纸，在昏黄的灯光下各自赶写自己心中最美好的文字。其间，究竟熬走了多少不眠之夜已难以算计。总之，当时有的是满腔的热情和对未来幼稚的憧憬。每每写下我们认为较好的篇章时，我们就会一同跑到离学校很远的邮局把她们小心

翼翼地投到喜爱的报社去，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就这样，伴着冷清的灯光，伴着清贫的岁月，伴着对未来的向往，伴着寂寂的等待，我们走过了一段幸福的光阴……可以说，那一段时光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真诚的时光。现在，我们之所以还能在京城里继续写着自己钟爱的文字，和当时的历练有着脱不了的干系。

记忆中那是 90 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在我们县广泛展开。一天晚上，我照例回到我们的自由小屋的时候，水泉很是凝重地告诉我，他决定参军去，准备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中锻炼自己。在当时，军营也是我们共同的向往。就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我们共同决定让他去试一试。也许是命中注定他该走这条从戎之路，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参军热潮中，他从目测、体检到政审一路走来，很是顺利。仿佛是在眨眼之间，那个朴实的少年就变成了一个英姿勃发的士兵。

我记得那个冬日的晌午，水泉正在县城武装部排队，等待换发服装，省城《百花园》杂志社的一封用稿通知寄到了我的案头，我二话不说，发了疯般骑上自行车赶到武装部，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那篇名叫《斜街》的短篇小说是我们两个在一个不眠的夜晚共同创作而成的。后来，这篇小说在《百花园》上发表后，受到了不少圈内人的好评。

我还记得那个冬日的夜晚，远远望着水泉穿上厚厚的军衣加入到新兵的队列中远去的时候，我预感到他的命运要从此改写了。那一刻，我的心里涌上了一股莫名的酸酸的感觉。

二

自那时始，水泉就开始在另一块田野里茁壮地成长了，从带着军营特有的三角红戳的信笺中，我总能得到他一个个成长的好消息：发了文章了，获得嘉奖了，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了，等等，每每读完他的来信，我都要眺望遥远的北方，默默地给他以祝福……

来年的秋天，我也远离家乡，到东北一所大学读书，信件的往来更是频繁。

那一天，我照例去取信的时候，赫然发现他一改往日的小信封，改成了一个大信封。我急不可待地撕开，一本清新的当月的《解放军文艺》出现在眼前，翻开，第一篇就是熟悉的他的名字的作品《当过兵的爸》，编者还以“九〇方队”的形式重点推出。那一刻，我激动万分，我想感谢所有的人。同时，对军营这一大熔炉更是心向往之：军营果真是不会亏待每一个勤奋的人的。

我高兴地将他的作品拿给我的同学看，拿给我的中文系的教授看，俨然像是我自己的作品一样。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给予了这篇作品相当高的评价，结构独特，立意深远，不愧为军旅文学丛林中的一篇佳作。并言之曰，若没有深刻的对军营生活的体验和向往是写不出这类作品的。

两年后，他在军营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最大的回报，他考取了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从此，军营为他开辟了一条更为

广阔的道路。

其间，我总能从解放军报上看到他的作品，小说呀，报告文学呀，散文呀，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还学会了摄影，时不时的会有摄影作品见诸报端。

这个时候，我开始毕业分配进入北京工作。每年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回到北京的部队来，我们总能见上一面，每次见面，他愈发显得具有军营中那独有的男子汉的沉稳和厚实，令我们军营之外的人平添几分敬仰。

天缘巧合，大学毕业，他又被分到原来的部队，在南苑上班，还做了领导，手下管着上百号的士兵，我们又在同一个城市里，见面共同切磋、磨励的机会更多了。

这之中，我目睹了他的升职，提拔，结婚，日子按部就班，事业蒸蒸日上，不知不觉间，原先那个憨憨的田水泉已成长为一个稳重、沉着的军营男子汉了。只是尽管每天操枪弄炮，但他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于是就有了这些文字。

三

前年，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被安排转业至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社工作。有一天，再去见他的时候，才猛然发现他已经是报社办公室的副主任了。

如今，当我们坐在京城的一隅，回想起过去那些共同滚爬的时光，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不觉顿生几丝感触。闲聊中，他对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多少有些不满足，他渴望

着自己能早日从军营生活的影响中走出来，继续他未来的行程，并渴望能把今后的行程走出一些新意来。

我理解他的这种想法，因为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文还是他的所思所想，总给人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在路上”，这种感觉不仅是一种状态，更像是一种命运或者说一个昭示，时刻在他的命运中徘徊——当他背上绿色行囊踏入军营的那一刻，他在路上；当他从一个乡下少年成长为一个革命军人时，也是在路上。这正如他所说的：“生命就是一段行程，从起点到终点，任凭你如何行走，都无法摆脱‘在路上’的状态。也许，每走完一段，当我们回头得以看见的往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成长吧。”

现在，奔波在北京这个硕大的城市，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应该更加重了，一方面，所要面对的生活和事物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社会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事易时移，水泉该如何应对未来的行程呢？也就是说，当每天在这个城市里为一种信念来回穿梭的时候，该如何把这一段“在路上”的行程描述得更加圆满呢？

我等待着美好的回音。我也期待多年之后，当我们回忆起往事时，能够清晰地看见我们这一段的成长。

白 玮

2002年1月17日夜于北京晚报社

目 录

1 自序:感谢军营那片阳光

5 序言:成长,在路上

小 说

3 父亲与那面旗帜

19 歌唱

59 遥远的北方

65 考兵

72 老兵

82 芳芳

85 英雄

92 影响

95 救火

98 陪苏教授走棋

101 好兵

目 录

- 114 往日
121 警惕
125 牵挂
133 山下是座美丽的城市
136 娟姐
138 园地
140 老放映员
142 滋味
144 当过兵的爸

报告文学

- 165 星光灿烂的夜空
172 留在山寨的红星
177 绿苑前面的小路
182 红色听筒

目 录

- 187 美丽的军号
191 嫂子颂
197 美丽家园
201 李连长带兵
204 敬礼,军校大学生
211 世纪大阅兵的“最后一个方队”
220 青春作伴好读书
228 人民好总理,风范垂千古
233 让电脑为火炮助威

散文和文艺评论

- 243 列兵的祝福
249 浪漫的歌唱
253 永远的黄棉袄
256 遥远的团长